



[英] 阿德里安·戴斯蒙德 詹姆斯·穆尔 著
焦晓菊 郭海霞 译



达尔文

[英] 阿德里安·戴斯蒙德 詹姆斯·穆尔 著
焦晓菊 郭海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尔文 / (英) 阿德里安·戴斯蒙德等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439-4757-3

I. ①达… II. ①阿… III. ①达尔文,
C. (1809~1882)-传记 IV. ①K835.61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9516号

Darwin

Copyright © 1991 by 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09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字: 09-2008-460

责任编辑: 张树
封面设计: 周婧

达尔文

[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 詹姆斯·穆尔 著
焦晓菊 郭海霞 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40X970 1/16 插页12 印张36.5 字数710 000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4757-3

定价: 68.00元

[Http://www.sstlp.com](http://www.sstlp.com)



目 录

魔鬼的牧师? 1

1809~1831 年

- 1 接住一个堕落的基督徒 5
- 2 北方的雅典 17
- 3 藻苔虫和煽动性科学 24
- 4 圣公会秩序 35
- 5 乐园与惩罚 47
- 6 亨斯洛的散步同伴 57
- 7 人人为己 65

1813~1836 年

- 8 我的最后解脱 77
- 9 欣喜若狂 88
- 10 另一个世界的骚动灵魂 101
- 11 摇撼基础 114
- 12 殖民地生活 125
- 13 大自然的神殿 140

1836~1842 年

- 14 欣赏自己尾巴的孔雀 148
- 15 重整大自然 161
- 16 突破障碍 174
- 17 精神暴乱 182
- 18 成婚并敬仰马尔萨斯 195
- 19 可怕的战争 215

1842~1851 年

- 20 世界最尽头 230
- 21 谋杀 239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



22	不合规的小魔鬼	260	
23	一串空竹	269	
24	我的水疗医生	278	
25	苦涩而悲惨的损失	288	
1851~1860 年			
26	有产绅士	298	
27	丑陋的事实	309	
28	炮舰和酒馆	318	
29	像我这样可怕的恶人	329	
30	卑劣而下流的大自然	337	
31	黑猩猩会说什么?	345	
32	脱颖而出	357	
1860~1871 年			
33	代价高昂	370	
34	来自猿猴子宫	381	
35	活人之墓	396	
36	翠羽之美	409	
37	性、政治与 X 俱乐部	420	
38	令人蜕变的猜想	433	
1871~1882 年			
39	停滞、停滞、停滞	450	
40	可怜的顽固分子	464	
41	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475	
42	堕入蚯蚓中	487	
43	最后的实验	498	
44	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不可知论者	508	
略语表			519
注释			522
致谢			577



魔鬼的牧师？

那是 1839 年，英国正跌跌撞撞地走向政治混乱，动荡与暴动在全国蔓延。下层社会的报纸蠢蠢欲动，火焰弹飞射。大街上传来支持革命的叫喊声。红色进化论者是些空想家，他们认为，在来自下层的力量推动下，生命正无情地向上发展。他们公然抨击陈旧的静态社会的支持者，那个社会有僧侣的特权，有工资剥削，还有贫民习艺所。100 万共产主义者正严厉地批评婚姻、资本主义和臃肿、腐败的英国国教。激进的基督徒加入他们的队伍，高唱赞美诗的新教徒谴责“通奸的”教会是与政府同床共枕的“娼妓”。

甚至科学也必须净化：对下层社会的无神论者而言，世间只存在属于物质的原子，就像“社会原子”即人一样，它们也是自我组织的。精神和灵魂根本就是欺骗，是贵族们用以压制工人的残酷谎言的一部分。生命科学——生物学——遭到破坏和出卖，被神职人员变成神创论（Creation；或译“特创论”）的大本营。此刻，英国正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至少在绅士们看来是这样，他们紧密团结，以维护自己的特权。

那时，一位雄心勃勃、正当而立之年的绅士怎么会打开一本秘密的笔记本，轻举妄动，提出蠢笨的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是人类的祖先？他是一位英国乡绅的儿子，还在剑桥受过教育，曾注定要当牧师。而他的整个家庭都痛恨那些“野蛮而放肆”的激进主义无赖。

那位绅士便是查尔斯·达尔文：家庭富裕，是冷静的辉格党人，自费的环球旅行家，作为贵族船长的餐伴，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上度过了 5 年光阴。他有望获得一笔个人财产，拥有崭露头角的地质学家的名声。他还一直希望逃离“可憎的雾蒙蒙的”伦敦，像他那些备受乌合之众污蔑的牧师朋友那样，在一个乡村教区生活。

来自软体动物的牧师！他怎么会产生这种该死的信仰？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还信奉可怕的唯物主义。就在几个月前，他在那本秘密笔记本中总结说：人类的精神、道德，甚至对上帝的信仰，都是大脑的人工产物，他谴责自己：“对神的爱（乃是）有机体的作用，啊，你这唯物主义者！”思索这些隐藏的含义让他患上了偏头痛，迫使得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辗转，感觉受到了迫害。这岂不是背叛？这岂不是会威胁到旧的社会秩序中最后的科学卫士？粗野的群氓已来到门前，这些煽动性的信念岂不是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武器？他注视着未来，预言未经改良的神创论

宇宙“大厦将倾”。

他备受折磨，最终逃离了伦敦的“肮脏、嘈杂、堕落与不幸”，在肯特郡乡村过着牧师般的生活。他寻求避难所，模仿最“可敬而快乐”的人——乡村助理牧师。在一个古老的教区，或许能过上田园诗般远离尘嚣的生活，但他有 1/3 的职业生涯都必须和别人挤住在一起，颤抖、呕吐，把自己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他把自己的进化理论拖延了 20 年才发表，几乎从未讨论他内心最深处关于“猴子人”和进化出道德的猿类的想法，把自己鞭挞为“魔鬼的牧师”。即使到了 1859 年，他也是是在激励之下才不得不发表《物种起源》，随后便在几乎只字未提人类起源的情况下将该书付梓。

世人从未弄清达尔文生活的全部难解之谜。事实上，以前的传记都只记录了一些苍白的事务，令人迷惑不解。^①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突破，也没有触及他那个时代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和事件。

我们的《达尔文传》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提出尴尬的问题，探查他的兴趣和动机，将这位科学巨匠塑造成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描述这个人在正在变革的社会中与各种庞然大物抗争。

达尔文到底还是从密室里走了出来，向一位朋友袒露自己的灵魂。这时他使用了一个生动的说法，他说这“就像坦白自己谋杀”。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英国，要形容进化观点，再没有比社会犯罪一词更准确的了。英国国教徒（英国国教即圣公会——译者注）责骂它虚假、邪恶、不道德，是带有法国色彩的无神论和唯物论思想。这是危险的知识，而且很有诱惑力。达尔文多年前就已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只在秘密笔记中记下自己的思考。他与世隔绝，逃避聚会，谢绝约会；他甚至在书房窗外安放了一面镜子，窥探那些踏上他家甬道的来访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受尽胃病的折磨，在抵达其乡村隐居之所多年之后，他都拒绝在其他任何地方过夜，除非那是安全的住所，或是在关系密切的亲人家中。他是个焦虑的人。

那么，这样一位富有的辉格党绅士又是如何打破僵局，让进化论为世人所接受的呢？他是怎样把它当作基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提出来的？他是否消除了自身的多个对立面——既是失败的圣职候选人，又是教区栋梁；既是自然界的革新者，又是未革新的牧师的朋友；他是写到“猴子人”的正直公民。要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就得理解达尔文的科学地位、他的社会责任、他不服从国教的家族传统和当时的政治背景。

在为达尔文绘制这幅新肖像时，我们利用了大量新材料。达尔文是个善于贮藏的人，很少销毁什么东西。笔记本、旧手稿、撕下的纸页、加有注释的选印本和书信，全都积攒起来。一代抄写员逐渐收集了这些原始资料，^②但直到最近几年，出版的资料才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

仅从 1985 年起，每年出版的资料数量就很惊人，全都收入精心编辑的



《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中（到1991年已编到第七卷。2008年6月，该书第16卷出版——译者注）。维多利亚时代的《达尔文生平及书信集》（*Life and Letters*）经过审查、删节，装订起来，如今已经被灰尘与蛛网所封。一个世纪之前，它达到了确保达尔文不朽的目的，但现在的需求不同。我们想了解他的个性、职业判断力、家庭生活和他的科学。我们想理解他的理论和策略是怎样植入变革中的辉格党社会的。

1985年，长达750多页的《查尔斯·达尔文笔记》（*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出版，这部权威的煌煌巨著为所谓的“达尔文研究”（*Darwin Industry*）注入了第二支兴奋剂。一个国际团队通过艰苦的研究，在达尔文那些因字迹模糊、含义隐晦而难以对付的手稿之林中艰难跋涉，发掘出超乎想象力的珍宝。现在我们了解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零星片段和每天的发展，超过了我们对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科学理论的了解。但我们需要这么做，再没有什么理论像进化论这么零碎。

我们还有收入了达尔文1.4万封来往书信的《查尔斯·达尔文书信编目》（*Calendar*；1985年）。一下子，传记作家便面对着增长5倍的通信，收获非常丰富。它让人窥见达尔文如何封闭和切断友谊，如何利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和推托，如何寻求支持者，如何施予恩惠，如何挑出科学珍品。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向我们展示达尔文的社交圈子——他的邻居、客人、亲属和同事。^[3]

最近几年，关于达尔文走向自然选择的那条坚决而渐进式的道路，历史学家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解。而自然选择正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要点。那条路上有令人困扰的死胡同，有半真半假的芜杂道理。我们看见达尔文的坚持不懈，就像猎犬逐扰老鼠那样，从各个方面摆弄进化机制，尝试任何崭新的角度。我们能够循着他的人口、济贫法和慈善的看法，追溯其关键思想的政治根源。^[4]但我们不能止步于阅读这些书籍，我们必须把他视为活跃的辉格党圈子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辉格党政府建造贫民习艺所，而穷人又将它们烧毁。重视达尔文对贫民习艺所文化的态度，就会发现他的科学理论带有更深的政治意味。

迄今为止，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文本分析家和拥有空洞思想——知识幻影——的历史学家占据优势。社会历史学家一贯做不到穷追不舍，无法在那个时代把达尔文重新定位。^[5]结果，我们就看不到让达尔文进化论得以产生的更广阔的世界。

任何新传记都必须考虑科学史领域近期发生的剧变，以及它对文化的文化条件的强调。把达尔文刻画成先知与不合时宜的天才的日子已成过去，我们这部传记是反叛的社会肖像。我们接触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公共事件和制度，接触到改革法案、济贫法暴乱、学术团体、工业革新、根治术（*radical medicine*）、教会辩论——非常重要，还会接触到改良博物学家有关宇宙的新思想，以及博物馆管理者那些陈旧的做法。我们看见达尔文



走在大街上，在动物园里静静地坐在猿猴身边，在豪华酒馆里顺便了解有关鸽子的知识，与他的异端宴饮圈子暗中合作，过着乡绅的生活，投资兴建工厂，为宗教担忧并直面死亡。从这个方面看，他的恐惧和缺点都变得易于理解，他在进化论上的成就也显得合理了。⁶⁰

反讽和暧昧掩盖着达尔文，甚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任何杰出人物。他与教士一同狩猎，又和激进分子同道；他是个家长主义者，充满位高责任重的意识，敏感、娇惯，跟工人和竞争隔绝，却发动了一场血腥的生存斗争；他是个绝对的科学家，却沉溺于江湖医术，在胃部系一条“电带”，会在时髦的水疗院浴盆中待上几个星期；他是个严格遵守日常惯例的人，他每天的日子如同“两颗豌豆”那么相似，但却给自然史注入偶然性和机缘。

达尔文自己后期的那些偏见怎么样？他认为黑人是劣等人，但讨厌奴隶制；他认为妇女占从属地位，但完全依赖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他对两性、种族和帝国的看法如何反映了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思潮？他是否仍然通过《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 1871）中他那个时代的形象来重塑社会？他是否认为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通过剔除不适应社会的成员来取得进步？“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被当作附加的东西，被当作附着在纯粹的达尔文思想主体上的丑陋结石，玷污了达尔文的形象，但他的笔记明白显示：竞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和男女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写入了方程式——“达尔文主义”一直企图解释人类社会。

维多利亚时代庄重的英国人如何评述这位观察者？——罗斯金指出，这个人感到“对某些猴子艳丽的后半身萌发了深深的、温柔的兴趣”，这是嘲笑，不错；也是漫画作家从天而降的主题，当然。然而，达尔文的科学却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由主义的支柱。一位侯爵和两位公爵代表格莱斯顿格拉斯通政府，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达尔文葬礼上担任护柩者，对此还能作何解释？他的遗体埋葬于此，对此又作何解释？或者，正如《泰晤士报》所评论的那样，“与其说是它需要大教堂，毋宁说是大教堂需要它”？

从面相看，达尔文浓眉大眼，愁容满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形象——它是 20 世纪的图腾之一。对有些人而言，达尔文是新生物学的奠基者；对一位愤怒的威尔士人而言，他只是“脸上多毛的老猿猴”。可是，对每个人来说，他的温文尔雅都势不可当。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感觉“他的朴素与友好中带有某种近乎哀怜的意味”。⁶¹可以说，达尔文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这位旧大陆的博物学家出身于小小的什罗普郡的乡绅家庭，他和蔼可亲，大大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这颗行星上的位置的看法，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任何现代思想家——甚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要为这个在历史转折点骚动不安的人描绘一幅更丰满的肖像，时机已成熟。

1809~1831 年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

1 接住一个堕落的基督徒

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语言诙谐，讨厌爱管闲事的诸神。粗言恶语和古怪念头包裹在他圆滚滚的身体里面，对谁都不放过。他会用讽刺之火炙烤脑笨如鹅的国王，或者踢掉一个朋友的信仰支柱。查尔斯的外祖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英国陶瓷业之父，他的上帝—神论思想就被伊拉兹马斯称为“接住堕落基督徒的羽绒床垫”。^[1]

乔赛亚丢弃了那么多超自然的行头，已经看不到基督教的制高点。再下坠一点点，他就会在落地时撞上无神论。乔赛亚的基督教被剥得赤裸裸的：三位一体连同耶稣的神性都被抛弃了。

那个羽绒床垫中断了乔赛亚的堕落，但伊拉兹马斯的着地却没这么温柔。像他这样“讨厌的倒霉蛋”已经响亮地撞上地面。^[2]当人们能吸吮“科学的乳汁”时，基督教还能有什么用呢？难道大自然的女祭司不能解释一切事物，甚至神创论本身？

有机生命从始于波涛之下开始，
温暖日阳光在原始洞穴里将它哺育它……
地球生机勃勃，的地球上初现微小生命微粒
无父无母自动产生成。^[3]

伊拉兹马斯如是说，这个无情的自由思想家，恰似那么多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启蒙时代的人。他在大自然的神殿里顶礼膜拜，对他而言，理性是神圣的，进步就是它的先知。达尔文的两位祖父在许多方面拥有共识，但在宗教上分道扬镳，将自由思想和激进基督教的混合体传给了他们的孙辈。

1879年，当达尔文给老伊拉兹马斯的小传划上最后一笔时，他为这两种遗产陷入沉思。那年他自己刚满70岁，感觉仿佛已经“与死者”交谈过。现在是评价自己一生的时候了，他继承了伊拉兹马斯的多少性格？传递下去的又有多少？他身体里也流着乔赛亚的血液，他妻子爱玛就是韦奇伍德家的。如果一些遗传特征在几个家庭中汇聚，他们的后代会有怎样的未来？^[4]他们会像哪个先祖？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医生是个巨人，一个聪明的寻欢作乐者，他的阴影笼罩了几代人。他脸上爆满天花，又是个瘸腿的胖子，但却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对女人有致命的吸引力。他跟两个妻子繁育了一打孩子，还跟一个家庭教师生了两个。他给忧郁症患者开出性爱的药方，编写大量色情诗歌。在18世纪，他跟密友乔赛亚·韦奇伍德一起帮助煽起英国的工业革命。他狂热地赞美英国伟大的发明家们——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s），并梦想创造自己的机械奇迹，深深地着迷于进化论。⁵⁵

查尔斯从这里窥见自己的影子。伊拉兹马斯承认生命的自然提升攀升以及所有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他“痛恨奴隶制”，“崇拜慈善事业”，并且“坚持人道地对待对低等动物”。他信仰一个遥远的神灵——一个“强大有力、无比伟大、无比美好”的神——并且祈祷说：“教导我吧，造物主，教导我如何崇拜那广阔的未知世界”。然而，“他是异端”，因此他“受到粗鲁的诋毁”。就在他于1802年去世后不久，他就因怀疑《圣经》而遭到攻击。有种传闻甚至说他在临终前呼唤耶稣。“这就是本世纪初本国的基督教情感状况，”查尔斯挖苦地结束这段话，“我们至少可以希望现在没有任何此类事物流行。”

查尔斯把这篇传记的校样送到他女儿亨丽埃塔（Henrietta）那里。她早就在他身边盘桓，她是个能干的批评家，为家庭名声而担忧；也是个内部编辑，为父亲缺乏文采的散文润色。她是她母亲的看家狗监督者，已经结婚八年，却仍然执着地关注爱玛的幸福。母女俩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取得了共识，而亨丽埃塔善于探查麻烦。她仔细查看这份校样，上帝一神论是“羽绒床垫”——老乔赛亚和她母亲是“堕落的基督徒”！因为爱玛继承了韦奇伍德家的信仰，她就被描写成这个样子？甚至还宣扬伊拉兹马斯的放荡，更别提他对宗教信仰的缺乏了！这在100年前或许还可容忍，但现在可不适合达尔文家的人。在传记里提到他那些怪癖，这样做简直就是荒唐，会让家庭付出惨重代价。校样需要删减而非润色。

亨丽埃塔挥舞一支鲜红色的铅笔，努力投入这项工作。有关性爱的句子被删掉，关于私生子谈得太多，“美酒、女人和温暖”也谈得太多。在一句引自伊拉兹马斯的话里，“该死的”一词被删除。他那几行有关“广阔的未知世界”的话，听起来有特别强烈的不可知论倾向。关于其异端思想的那段话被整个删掉。它反映了对基督教的恶意，非常明显是“受到诋毁”的《物种起源》的作者所写的。伊拉兹马斯临死时的故事也必须去掉。亨丽埃塔用红笔一路劈砍，标出她父亲应该删除的地方。

她返还校样，她父亲任凭她删删改改。现在这篇传记包括的不止是家族传说了，它还包含了遗传的确凿证据。那些主张和删改都表现了这个家庭的两派，亨丽埃塔到底还是像她母亲和老乔赛亚。100年的上帝一神论已经在韦奇伍德家族人们脑子里刻下印记。⁵⁶这位审查员为所欲为，世人可



以再等一个世纪才去阅读塑造达尔文命运的家庭压力。

这些压力产生于钢铁与蒸汽的时代。17世纪中叶，科尔布鲁克代尔的巨响跟博尔顿发动机的喘息和呼哧声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回荡。有人将赚大钱成为新富，新的家族也正在出现。这些带着圆规的工业家信仰进步的本质，信仰知识分子的民主制和技术的救赎。他们是边缘人，但野心勃勃。这些暴发户商人站在洋洋自得的旧式乡绅门外。

查尔斯的外祖父乔赛亚·韦奇伍德就是典型，他在特伦河畔斯托克区附近的伯斯勒姆开办了他的陶器生意。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是伯明翰工业精英圈“月光协会”的技术专家之一，该协会因其成员在有月光的晚上聚会而得名，那样他们在散会后就能看得见路回家。伯明翰是崭新的工业文化中心。月光协会的机械师引入新技术、化工厂和工厂思想。博尔顿和瓦特正在制造蒸汽机，在他们位于伯明翰的索霍工厂雇用了1000名工人。他们在这里出售“全世界都向往的东西——能量”。月光协会的其他工匠专门制造钟表和精密仪器。韦奇伍德按照索霍模式改善了工厂的组织。他在制陶工棚里集中统一管理职工，创造了劳动分工，把“人变成不会犯错的机器”。这家工厂的名字“伊特鲁尼亚”（取自他的陶器上使用的伊特鲁尼亚绘画技巧）是他“最爱的医药之神埃斯库拉皮乌斯”取的，也就是群体里的内科医生、查尔斯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

伊拉兹马斯是个富于诗意与创意的医生，他自己也是机械师，摆弄的是“动物机器”。他在伯明翰以北15英里（1英里相当于1.609千米。此书原文度量单位使用英制，译文保持英制，并在首次出现时注出公制换算——译者注）的利奇菲尔德开展这项获利丰厚的业务。利奇菲尔德还有一个文学之子，即约翰生博士，他为当地人辩护，说他们是“英格兰最审慎、正派的人，按照与其在拥有同样多财产的人中间比例，是最优雅的人”。他可不打算用同样的话评价伊拉兹马斯，他们彼此的厌恶显而易见，结结巴巴的伊拉兹马斯避开约翰逊博士刁钻的风趣和“发出洪钟之声的肺”。伊拉兹马斯医术高明，需要他的患者远远超过利奇菲尔德的审慎圈子。他设计了一种马车，能够高速驾驶而不翻车，每年行驶1万英里，到英格兰中部的精英中践行救死扶伤的职责。他是个博学的月光协会会员，一个因“感染蒸汽热”而受苦的医生，一个着眼于工业的诗人。他在韦奇伍德的工厂里设计了一个研磨颜料的水平风车，甚至还有一个说话机，“能用粗俗的腔调念主祷文、使徒信经和十诫”，博尔顿允诺为此支付他1000英镑。^[7]

倒不是说这些拥有“机械名望”的人重视正统。他们大多数都是自学成才的非国教派，处于政治和教育机会都留给圣公会成员的世界之外。他们属于反文化的小教堂，在不断成长的工业城市欣欣向荣。除了伊拉兹马斯的自由思想，他们的知识先锋是乔赛亚那样的上帝—神论者。^[8]1780年，当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到伯明翰担任新会堂（New Meeting House）牧师时，月光协会获得了一位强有力的同盟，他是当时一



流的一神论哲学家、化学家和神学家。

普里斯特利研究各种空气和气体，可以认为是他发现了氧（以及氨、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名单很长）。他的研究激起了伊拉兹马斯的兴趣，他很快就让患者从气球似的气囊里“每天吸入6加仑纯氧”，来治疗他们的肺病。韦奇伍德认为普里斯特利是个天才。乔赛亚向这位牧师提供实验器皿，资助他的实验，并跟着进一步在工业中尝试运用其成果。普里斯特利的著作提供了黏土和颜色方面的线索，乔赛亚用来改进陶器厂的产品。为了向他们的传教士表示敬意，韦奇伍德公司甚至铸造了一枚勋章，上面有普里斯特利的胸像浅浮雕。^[9]

普里斯特利的神学很可能影响更大，因为它塑造了达尔文和韦奇伍德两家近亲通婚的三代人。他的目标是让基督教在其质朴的纯洁中恢复生机，让它成为赋予今生和来世普遍幸福的宗教。普里斯特利认为上帝一视同仁地将幸福授予每个人，不管他们的等级和传统。国教徒发现这样做很危险，并且该受诅咒。对普里斯特利而言，不朽的灵魂根本不存在，就像在化学中不存在没有物质实体的“精神”一样。他的基督教中也没有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这样的奇迹或神迹。上帝的仁慈体现在彻底的物质世界里，其中的自然法则占统治地位，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成因。根据某种未知的自然规律，人类的肉体将在来世复活，就跟耶稣一样。

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信仰，反映了新兴工业精英的自信。就像某种自动调整的引擎，快乐与痛苦几乎是机械地对人类施加影响，让他们改善自身。那些遵守基督教准则的人将幸福地过完此生。在来世中，所有残存的缺陷部分将被修补，每个人都将恢复完美的存在。韦奇伍德一直是普里斯特利的门徒，并指定一位上帝一神论牧师到伊特鲁尼亚工厂的学校担任教师。伊拉兹马斯的小儿子罗伯特（查尔斯的父亲）就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伊拉兹马斯所谓的“韦奇伍德亲戚们”——小乔赛亚和苏珊娜（查尔斯的母亲）也是如此。

并非所有的一神论者都达到否认灵魂的地步。另一方面，像伊拉兹马斯这样的自由思想家却走得更远，连《圣经》和耶稣也抛弃了，而且声称，“要让这颗行星围绕太阳打转，并不需要特殊的神佑”。^[10]但在1789年法国革命前，他们沉浸于18世纪漫长的夏日里，全都拥有乐观的平等主义观念。

伊拉兹马斯的妻子喝杜松子酒，作为酒鬼而死去，给他留下5个孩子。接着他便进入10年的调情生涯，到49岁时才发现自己又肥又癩，并且堕入爱河——到这段爱情结束时，他献上了自己的讽刺之笔：

啊，望见那容光焕发的脸庞，甜蜜的嘴唇，
以及蓝色的性感双眸，谁能不为之心动。



这是献给一位漂亮的已婚女患者的，她自己反传统，是一个侯爵的私生女。当她富有的丈夫于1780年去世后，鳏居的伊拉兹马斯就娶了她，搬到她的住处，将行医之地转移到她位于德比城外的乡村庄园。他们在自己的8个孩子身上花钱如流水，孩子们生活在财富的装饰中（伊拉兹马斯命令每天给他们10个畿尼——相当于一个雇农4个月的工资）。这窝日益增长的孩子也包括他的两个私生子和她已故前夫的一个孩子。这种公然的肆意挥霍标志着时髦的自由主义影响到了最可敬的家庭。可是，随后上流社会似乎被通奸和家务所巩固，约翰逊博士建议敏感的妻子们对调情的丈夫熟视无睹。^[1]这可不是普里斯特利宣扬的快乐与痛苦准则希望达到的后果，但罪孽与性爱已经分隔开来，伊拉兹马斯开出处方，以后者疗治前者。

1783年，伊拉兹马斯的儿子罗伯特离家前往爱丁堡大学，给随后出世的7个孩子中的头一个腾出位置。起初罗伯特不愿从医，而且爱丁堡让他产生忧伤的联想。5年前，他的长兄查尔斯在那里死于精神错乱和瘫痪，查尔斯在解剖一个孩子的大脑时手指被感染。查尔斯死后，伊拉兹马斯把继承医学事业的希望转移到了罗伯特身上，这位博士不得不服从。

伊拉兹马斯不仅仅是暗中操纵。罗伯特转到莱顿大学，凭借一篇部分由伊拉兹马斯撰写或以其著述为基础的论文，仅两年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伊拉兹马斯把这个20岁的儿子安置到古雅市镇什鲁斯伯里行医。那是个理想的地点，是什罗普郡上流社会家庭的度假胜地，他们为“舞会、晚餐”以及“龙虾盛宴”而来这里。它离伯明翰和伊特鲁尼亚厂仅一天的路程，但离罗伯特的家却很远，足以确保他的独立。伊拉兹马斯的熟人给罗伯特带来数量稳定的患者，而月光协会会员则把他引入伦敦的精英科学俱乐部皇家学会，希望能给他带来哲学爱好。罗伯特不仅拥有父亲的钱，还拥有他的精明和同情心，以及赢得患者信任的神秘力量。罗伯特生意兴隆，达尔文这个姓氏就像一座灯塔。^[2]

法国革命带来的狂热后果差点让这座灯塔黯淡下来。伊拉兹马斯是民主派，他欢呼“法国成功击败君主联盟”——事实上，他认为“一只笨鹅或许都能统治一个王国”，同样能做到的还有“任何……具有皇家意识的白痴”。大不列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时期：激进的非国教徒因为相信“天意的错误和人类的正确”而受到攻击。月光协会的共和主义遭到奚落，他们的平等主义宗教受到谴责。伊拉兹马斯曾试探着寻求桂冠诗人的位置，可现在还有什么机会？张伯伦勋爵似乎令人迷惑地不愿将一项皇家荣誉颁给这个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支持者——这位歌颂爱情与机器的诗人传播了“自由主义的快乐传染病”。

当伊拉兹马斯正在写诗表现崭新的法国自由思想，并即将完成他的医学兼进化论著作《动物生理学》（Zoonomia）时，普里斯特利落入了“伯明翰暴民那该受天谴的手中”。他的小教堂和住宅被一群高呼“消灭哲学家——教会和国王万岁”的暴徒摧毁。1791年暴乱导致了月光协会的终结。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

伊特鲁尼亚厂向普里斯特利提供了避难所，但他最终逃往美国。达尔文那色情的植物学被抨击为挑逗人的垃圾；他的“无神论”被谴责是那种造成恐怖的腐化哲学。这种强烈反响最终结束了伊拉兹马斯时代时髦的自由主义。它预示着英国进入传统礼仪和圣公会式正义占优势的时期，它们将给达尔文和韦奇伍德两家年轻一代的身上打下印记。

韦奇伍德当时健康不佳。他目睹次子汤姆——是个热心化学（和鸦片）实验的人——遭受精神崩溃。1793年，英法开战，他退了休，立下遗嘱。他将工厂留给长子乔赛亚二世，后者那时已跟一个乡绅的女儿贝西·艾伦结婚。^[13]

就像其他事情一样，达尔文家的孩子的婚事都由老伊拉兹马斯一手操办。他为罗伯特挑选了月光协会圈中的伊特鲁尼亚美人，即乔赛亚的女儿苏珊娜。她从小就出入于达尔文家位于德比的住宅，还给伊拉兹马斯上音乐课。她聪明又能干，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乔赛亚和伊拉兹马斯达成默契：罗伯特将在收入过得去的情况下跟她结婚。结果他俩在乔赛亚去世一年后的1796年4月结合。罗伯特此时已站住了脚跟，苏珊娜2.5万英镑的遗产给这个家庭额外带来一笔满意的财产。^[14]

罗伯特在什鲁斯伯里边上买了块地，位于塞文河沿岸一片100英尺高的陡峭堤岸上。他在这里修建了一所朴素但雄伟的红砖住宅——芒特庄园。有5个凸窗装饰这座两层半的建筑，还有充足的下层侧厅，突出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地位。在各个方面，他都是个实力雄厚的人：身材魁伟，高达6英尺2英寸（1英尺等于0.348米，12英寸为1英尺——译者注），有稳定增加的腰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玛丽安娜；其后又生了两个女孩，卡罗琳出生于1800年，苏珊出生于1803年，也就是在老伊拉兹马斯平静辞世的次年。接着，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苏珊娜在1804年12月29日生下他，那是罗伯特的哥哥在德文特河自溺而死5年之后，这个富有的初级律师欠了银行一屁股债。^[15]他们用这个伯父和已故的祖父的名字给宝宝命名——伊拉兹马斯。

就像达尔文家一样，韦奇伍德家的第二代人也是志向远大的乡绅。乔赛亚是多塞特的郡长，坐在一辆由4匹白马拉的挂着天鹅绒窗帘的马车里，“像皇室成员”一样横冲直撞。在战时经济中，陶器生意不景气，乔赛亚搬回到斯塔福德郡照管公司，这个不愉快的制造商到乡村寻找第二套住宅，作为周末远离业务苦差的逃避之所。罗伯特·达尔文借给他3万英镑，在斯塔福德郡的梅尔村购买一块1000英亩（1英亩等于0.405公顷——译者注）大的地产，那里坐车到伊特鲁尼亚仅1小时，距什鲁斯伯里有30英里。这片地产上有所雄伟的伊丽莎白式建筑——梅尔庄园，位于几个大花园中（由“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设计），矗立在一座俯瞰湖泊的小山上，周围是长满猎物的树林。1807年，乔赛亚和贝西带着他们的6个孩子来此居住，1808年5月2日，44岁的贝西生下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爱

玛。乔赛亚地位的上升反映在他给孩子们选择的学校上，他把年龄最大的两个男孩送到了伊顿。^[16]

苏珊娜·达尔文早就为担任医生的妻子兼抄写员和接待员而痛苦不堪。乔赛亚或许对患者有同情心，但在家里却是个粗暴的人，跟他“短促尖锐的噪音”很不协调。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激怒他，有时他会冲着苏珊娜大发脾气。自从苏珊娜艰难地第二次怀孕以来，她“衰老的生命和精神”就日渐凋零，她很快老去。有一次，她在芒特庄园对乔赛亚说：“除了我，每个人都显得很年轻。”^[17]

1809年2月12日，44岁的苏珊娜又产下一个孩子。他们给他取名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采用了家族里两个医生的名字——他的父亲罗伯特和他死去的伯父查尔斯——希望他拥有一个前途光明的职业。如今达尔文家已是体面的乡绅，安居于宏伟的芒特庄园，因此，那年的11月17日，他们在新建的圣嘉德圣公会教堂给婴儿施洗礼。这里适合达尔文医生，而且也显得审慎。英国仍在与法国作战，有人怀疑英国存在一个地下阴谋组织，现在可不是挥舞家族的自由主义旗帜的时候。老伊拉兹马斯因为其亲法诗歌而被政府支持的宣传机构嘲笑。达尔文这个姓氏已经跟颠覆性的无神论联系起来。^[18]罗伯特医生自己也是秘密的自由思想者，因此，在这些保守年代，谨言慎行是有必要的。

而苏珊娜则静静地维持自家的传统。她星期日把孩子们带到一神教小教堂。这所教堂远离大街，坐落在什鲁斯伯里的第一所非国教会堂原址上，会堂在一个世纪前就被一群圣公会暴徒夷为平地。乔治·凯斯（George Case）被苏珊娜和城里的一神教领袖邀请来此布道，为了增加收入，他在自己位于克莱尔芒特山的宅子开办了一所私立走读学校。^[19]

查尔斯一开始在家里接受教育，由他那位才十几岁的姐姐卡罗琳负责。为了获得姐姐的宠爱，他跟比自己小15个月的妹妹凯瑟琳展开竞争，凯瑟琳也是苏珊娜的最后一个孩子。查尔斯吵闹而淘气，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试图打破一个房间里的窗户，作为惩罚，他被关到这里。查尔斯总想引起别人注意，希望受到夸奖，但又往往被搞得为此而内疚。从卡罗琳这方面说，她没什么经验，有时非常苛刻，查尔斯逐渐变得害怕面对她，想知道“现在她会为了什么而责怪我呢”。

独自一人的时候，查尔斯就从卡罗琳热诚的管教下解放了出来。家里的其他孩子都比他大很多，他学会了在芒特庄园周围自娱自乐。医生有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对时髦的自然史颇有洞察力。温室就在晨间起居室旁边，是个具有异国色彩的室内丛林。他母亲养了一群观赏鸽子，因它们的“漂亮、优良品种和温驯”闻名，花园里还有果树和罕见的灌木。在北露台外面，顺着一道陡峭的木板斜坡下去，就能来到河边。查尔斯常在这里垂钓数小时。他用蚯蚓作诱饵，按照姐姐们的教导，先在盐水里将它们





杀死，以免它们活生生地穿在钩钩上受折磨。

查尔斯是个老练的收集者和贮藏者，他的藏品包括贝类、邮品、鸟蛋和矿石，全都是他为了获得夸奖而积累的战利品。他如此渴望夸奖——甚至想象人们崇拜他，结果却只是为此感到内疚。可那时他确实犯有过错。他为引人注目而偷窃：夜里他摘下医生的桃子和李子逃跑，然后将果子藏起来，这样第二天他就能“发现”它们并报告其隐藏处。有时他的奖励变成了贿赂。如果年长的男孩对他跑得快感到惊奇，他就会拿苹果给他们吃。天真的恶作剧，但这帮助他在满屋子的姐妹们中间显得出色。“故意造假”成为获得大家注意的常规手段。^[20]

1817年，就在查尔斯8岁生日后不久，苏珊娜把他送到凯斯先生的学校。每天清晨他都从芒特庄园步行上学，跨过威尔士桥，走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街道，前往俯瞰圣嘉德教堂的那座三层楼的牧师住宅。许多男孩子都比查尔斯大，下午放学后，矮胖矜持的他会避开他们仪式性的摔跤比赛，匆忙回家，路上还要躲避巴克街的狗儿。在学校里，他仍然会“纯粹为了激起关注与惊讶而产生的乐趣”而做任何事情，他那些文雅的“谎言……（给他）带来快乐，就像悲剧一样”。他讲些有关自然史的牛皮大话，描述奇怪的鸟儿，夸耀自己能改变花儿的颜色。有一次，他杜撰了一个精巧的故事，目的是证明他多么善于讲真话。这是小男孩应付世界的方式。^[21]

7月，苏珊娜去世造成的打击给这个家庭带来创伤。它对查尔斯的影响难以估计，但肯定很深。她因为肿瘤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最后几天，只有帮助照料患者的玛丽安娜和卡罗琳获准看她。7月15日，当她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查尔斯和其他人才被叫去。医生让他们看了床上穿着黑色天鹅绒长袍的遗体。卡罗琳安慰查尔斯，他们齐声痛哭。可是，在20日的葬礼之后，孩子们的感情都隐藏起来了。年长的几个甚至不能提到母亲的名字。

查尔斯回到凯斯的学校，他的悲伤通过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他母亲举行葬礼一个月后，一匹马被牵到教堂墓地一个敞开的墓穴前，查尔斯透过教室窗户望着这一切，呆住了。那匹马的鞍子是空的，旁边挂着一双男人的靴子和一支卡宾枪。那时就在安葬他母亲后没多久，其影响令他难以抵抗。当棺材慢慢放入墓穴时，送葬的军人队列聚集起来，牧师在念祷告词。接着，一名骑兵从第15轻骑兵团跨步出列，穿着全套戎装，举起来福枪。枪声在塞文河谷回荡，一股备受压抑的情感霎时从这个8岁的男孩体内涌过。尽管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几乎记不起自己的母亲或她的去世——事实上，他“当时没感到特别的快乐或不快”——但他却从未忘记这一幕场景。他还记得那个死去的士兵。^[22]

芒特庄园成了十几岁少女统治下的母系氏族社会，玛丽安娜主持家务，卡罗琳照料凯瑟琳，而苏珊则成为父亲的助手。这个三人领导小组不可小